

 北京电影学院“学院大讲堂”系列丛书

倾听的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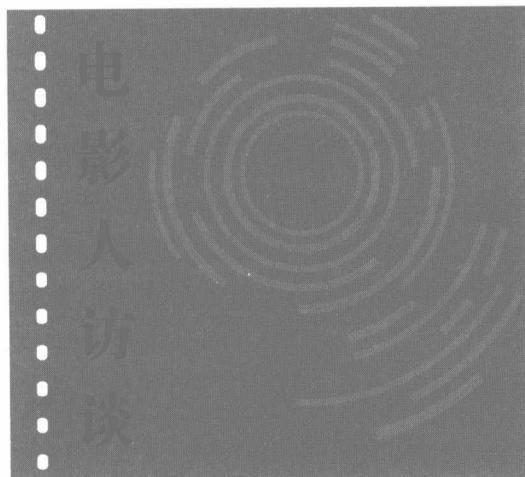
电影人访谈



张会军 编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倾听的交流



张会军
编著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5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倾听的交流：电影人访谈 / 张会军编著.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106-04236-3

I . ①倾… II . ①张… III. ①电影工作—文艺工作者—访问记—世界 IV. ① K81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1269 号

出 品 人 : 宋 岱

总 统 筹 : 李 瑾

责 任 编 辑 : 杜若冰

封 面 设 计 : 春 香

版 式 设 计 : 晏 晏

责 任 校 对 : 李圆圆

责 任 印 刷 : 张玉民

倾听的交流 : 电影人访谈

张会军 编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29

电 话 :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710×1000 毫米 1 / 16

印张 / 35.75 字数 / 533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4236-3 / K · 0181

定 价 92.00 元

本专著系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市重点学科—戏剧与影视学”建设项目最终成果之一

CONTENTS 目录

001 | 序 | 关注、倾听——电影人访谈

007	理出头绪	访张艺谋
021	尖锐风格	访张元
033	表现历史	访陈凯歌
053	黄河绝恋	访冯小宁
063	题材意境	访张艺谋、王斌
085	特殊记忆	访韦廉
093	横空出世	访陈国星、张黎、池小宁
109	月蚀月圆	访王全安
121	贯穿情绪	访郑洞天
137	生活叹息	访冯小刚、张国立
155	花样年华	访王家卫
173	蝴蝶微笑	访何建军
185	品牌效应	访唐季礼
197	奇思妙想	访冯小刚、王中军、王中磊、葛优
217	铭心刻骨	访马俪文
233	青春绽放	访张番番、《天使不寂寞》主创

257	迷恋人物	访路学长、葛优
267	感受真实	访徐静蕾、刘晓林
287	喜刷负重	访冯小宁、潘长江
301	平凡伟大	访尹力、《张思德》主创
319	直面问题	访陆川、曹郁
331	心中世界	访贾樟柯、《世界》主创
357	创作教学	访张铁林
393	巴黎玫瑰	访苏菲·玛索
407	电影情结	访高仓健
421	完美呈现	访成龙、杨受成
435	中韩电影	访冯小刚、姜帝圭
455	技术艺术	访曾念平、李少红
479	道术重要	访李安
501	倾注心血	访张艺谋
519	冯氏幽默	访冯小刚
529	清晰感性	访陈凯歌
539	民族精神	访尹力、《铁人》主创
555	激情创造	访詹姆斯·卡梅隆、邓文迪、高群耀、杰米·杰阿诺普洛斯、张鸣鸣

序

关注、倾听 ——电影人访谈

现代人需要倾诉，但是，现代人缺乏倾听。

1996年，我开始担任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学副院长，借助学院的教育人脉和资源，在学院开始了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邀请世界著名的电影人，活跃在中国电影一线的电影人、编剧、导演、演员，还有学院历届的本科、研究生毕业生等，携他们拍摄、创作的影片，到学院进行放映和学术交流，或者是一些电影人途经北京，或者专门邀请来学院就电影的制作、创作和个人的成长、电影专业与学生对话交流。请这些人与同学面对面海阔天空地谈、侃、聊影片，就影片所折射出来的技术、艺术、主题、情节、人物、创作、风格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座谈与交流。这一学术活动后来固定成为一种学术和教学、交流的形式，日后发展成为学院的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放映交流，学院大讲堂），有着非常丰富的意义，已经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乃至中国电影界一道非常独特的学术风景线，成为学生回忆北京电影学院学生时代时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

在请人进行学术交流和访谈的情况下，学院在我的主持下，从1998年开始，策划学院的各专业、学术、创作、访谈系列专著。当时，我作为学院的教学副院长和摄影系主任穆德远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讨论教学计划和学生培养方案的时候，萌发了一个整理和出版当代中国电影摄影艺术创作实践和理论的想法。于是，开始带着我们两个人的六个国内的、一个国外的电影摄影艺术创作及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开始了这样的一个课题。草拟准备提问的问题，开始了系统的访谈，将访谈内容进行了录入、整理、校对和编辑，终于在2000年完成了访谈系列专著的第一本——《银幕创造——与中国当代电影摄

影师对话》(30万字，张会军、穆德远主编，2000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很多在学院学习的学生都享受和参加过这样的活动，外校的学生都羡慕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学生，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活动，可以在学校直接见到一些国际、国内著名的电影导演和演员，并和他们一起讨论电影创作和理论，就某一个问题讲述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为影片创作中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和问题争论不休，表达自己的观点、愿望、感觉、想法。

访谈文体，在今天已经越来越普及和流行，已经是当今社会被认可的一种大众文体和记载的形式，本专著的整理，还是考虑了条理和顺畅，注意了专业性和口语化，语言风格非常直接和独特，比较有亲和力和可读性。开始访谈的具体时间已经记不清了，现在整理这本书，竟然用了这么长的时间，也真是不可思议，但即使是在如此繁杂和繁重的工作中，我也始终关注和推进着这件事情。

作为学院的一名教师和管理者，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除了创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外，学院如何加强和改进我们的电影专业教育？如何在教学计划、课程大纲的规定范围内，更新我们的教学内容，给学生课程以外的更多的东西？学院每隔一段时间就请一位电影人、导演、演员来学院进行学术交流，这一学术活动被作为北京电影学院一个优良的传统继承了下来。因为实用而特别有效，它能帮助学生思考一些电影的实际问题；因为务实而非常实际，了解大量的信息；因为前瞻而很时髦，每当有这种学术交流的时候，校内学生、校外人士和电影专业人士纷纷到场聆听。后来，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形式，引得众多媒体也来学院获取信息和资料。

书中收入的这些国际、国内的电影人、导演、演员到北京电影学院来讲学，本身就不容易，也有非常多的机遇和巧合。收入的人物的国别、年龄、性别、讲述内容跨度非常大，收录了不同年代的创作群体，囊括了国际和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电影界的风云人物和电影产业

的关键人物。

在整理、修改、调整这些稿件的工程中，仔细看了这些稿件的内容，回顾了当时学院大礼堂进行学术交流（采访）的情景，不免感慨万千，我们竟然坚持了下来，可见，学院教务处、研究生院、学生会的清晰思路和坚定态度。想想自己当时坚持不懈地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过程，邀请、说服、接待、安排、布置、出场、提问的情景历历在目。

这部访谈式的学术专著的出版意义，一是系统、全面地整理了所有保存的学术交流活动的文字资料内容；二是借北京电影学院建院 65 周年，纪念学院学科建设和教学发展；三是给当年参加过这些学术活动的电影人、导演、演员、同学留下一本实实在在的书；四是感谢曾经来学院进行讲座，帮助过学院的这些电影人、电影导演和电影艺术家的无私奉献；五是备忘当代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和进步，开展电影艺术的创作与理论学术研究；六是为学院的学术科研建设和教学、教材的建设留下一些东西，为学院学生学习电影、完成课程、研究历史，钻研理论提供帮助；七是对于学院本科生、研究生和其他学生的专业学习有极大的借鉴作用；八是对学院的电影学学科建设和电影艺术创作及理论研究，算是做了一项相对实际、实质、实用的工作，增加一点学术分量和理论价值。

电影的创作是一个集体活动，在电影创作的全部过程中，总有几个人是影片创作的核心。本专著收入的电影人、导演、演员，都是亲自来到电影学院的，他们大多都是世界电影和中国电影创作的积极耕耘者，其中，很多电影人、导演、演员拍摄的影片在众多重要的电影节上获过许多重要的奖项，请他们来本身是在传播他们的创作理念和思想，专著文字既是他们影片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理论梳理的书写，又是他们影片本体创作的全面诠释。

做完成了本项工作，我认为，本访谈专著的出版，在总体的专著内容和形式构成上有如下的一些特点：

1) 本专著访谈(交流)的人物众多,有的已经是当今中国和世界著名的电影人和艺术家,跨越的时间也将近20年,这是我不敢想象的。但是,无论如何,进行文字整理工作的老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2) 由于是交流,提出的问题都是即兴和随意的,没有设定某一确定的主题,也没有追求问题的一致。被采访者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完全是面对面讨论的结果,是学术交流现场的表达。

3) 在学院众多老师和学生面前,任何涉及影片创作、制片和导演创作的问题,完全是直接面对和回答。凡是涉及其电影本体的剧作、导演、表演、摄影、录音、美术、制片、技术的问题,也都是有问必答。

4) 在现场我与每一位电影人、导演、演员交谈的过程中,一方面是我直接提问题,一方面是台下的人通过写条子,提一些被访者电影创作问题和其他相关的问题,我来述说给被访者,被访者则根据自己的个人创作经历、创作特点和学术感悟,进行回答和阐述。

5) 被访者有一个特点,在关注剧本、故事、创作的同时,也关注电影的风格、美学、市场、观念的东西,没有什么套话,都是与学生语重心长的对话。对各个专业学生全面的学习电影专业知识和参加艺术实践有非常大的帮助,有利于未来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

6) 文章中表述的看法、观点,同时具有实际创作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一些电影导演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他们会对学院的教学和学生有一种提示、激励的作用,更主要是给我们的学生建立一种信心,帮助学生确定学习的方向。

7) 书中一些电影人、导演、演员,在世界电影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在国内和国际电影节上获过一些奖,有非常大的影响,专著中更多的观点、看法、论述、思想,我们可以认为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独家采访。

8) 从学院的文字档案和计算机库里,收集整理齐这些当年的采

访文字，实在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过程，仿佛使我回想起当年在礼堂的讲台上，近距离交流、对话的情景，从心里感谢被访者，也向他们致敬，没有他们的支持，也就没有了这项学术活动，更没有了今天这本书。

当时的年代，没有速记公司和其他手段，完全是现场录音后学生进行整理，本著作的文字整理和校对，要真心感谢学院历年的研究生，由于年代的久远，无法一一收集齐他们的名字，这也是我心里最不安的地方，但还是从心里感激他们在上学期间做的这件事情。在此，再次向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人表示感谢和致敬。

代为序。

张会军

2015年4月24日



理出头绪

◎ 访 张艺谋

1997年4月23日，电影《有话好好说》拍摄完成以后，北京电影学院请著名导演、学院摄影系校友张艺谋来学院放映影片并与学生进行交流，谈创作体会。学院教学副院长张会军主持了这次座谈。

张艺谋 《有话好好说》是拍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之后开始准备的。剧本准备差不多用了一年，改动的次数也比较多。电影拍摄在北京，差不多一个半月；剪接的时间长一些，两个多月；然后就送审，又修改。演员大家都比较熟悉，实际上演员也做了很多的准备，拍摄前我们先集中演员，然后练戏，对风格进行讨论。先用 BETACAM（一体化）摄像机拍，摄影师比较累，从头到尾都是手持；演员也比较累，都是整场戏地拍下来，基本上不停。剪接的时候才剪开的，剪得比较快。大家现在看到的长度是90分钟，1800个镜头，节奏比较快。

张会军 不同的影像是否用了不同的胶片？

张艺谋 没有，全用的柯达胶片。

张会军 这部电影跟以往的不一样，是不是要突破“第五代”的风格？

张艺谋 谈不上突破“第五代”的风格。每个人都希望每部电影跟以前不一样。我以前拍的大部分是农村题材或是历史题材，《秋菊打官司》虽然算是当代题材，但它是农村的，都市题材我是第一次拍。

张会军 像这种都市题材是不是用了不同的拍法？

张艺谋 根据不同的题材，肯定会寻找不同的创作方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电影的这种处理，也是我们全体创作人员共同讨论出来的。以后再拍片选择处理方式，还是会根据不同的题材、剧本具体来定。哪怕一样的题材、一样的剧本，一百个导演拍出来也是一百种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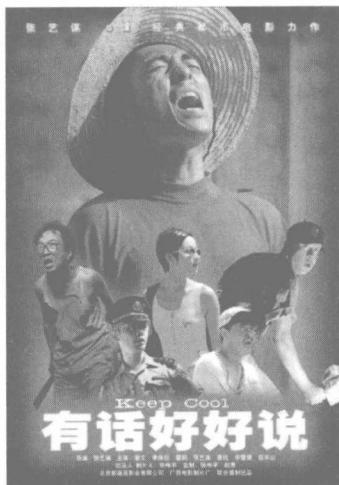
张会军 在拍摄过程中，剧本改动大不大？

张艺谋 剧本是边拍边改动了些，但大的结构不变，因为再大改动的话，大的场景什么都要变了。我们的演员都非常棒，演员介入以后，他们觉得要调整的地方我基本上都同意了。

张会军 你这部电影采用了运动镜头，以前国内外有影片也采用过类似的手法，但失败了，效果不好。你对这种手法是怎么构想的？

张艺谋 我觉得电影的手法大体上来讲也就“十八般武艺”，就那么几种，根据现在世界科技的发展，可能会用电脑等等一些东西，但我觉得电影方法只是方法，我不赞成在方法上有多么大的开掘。现在的电影拍摄中，没有一种方法是没有人用过的，你去全世界的资料库里找，都会在类似题材的电影里找到同样的以前用过的方法。不像电影刚问世的时候，发现了蒙太奇、长镜头，现在这些东西都已经存在了。而且现在这世界基本已经是个信息社会了，就算是谁有了新的感觉或是技术上一点小小的革命，也都会很快地被大家所采用。所以我觉得方法不重要，我们自己不认为这种方法有什么了不起。至于说国外和国内的电影人有用这种方法失败的，或是成功的，这也完全是创作者自己的感觉，所谓的分寸问题。

还有，也必须看内容，形式得与内容相结合。我们之所以用这种方法（简称为“MTV精神”），那是因为我们的电影有用这种方法的可能性。电影的故事性比较强，故事推进节奏比较快，有一定的悬念，有一定的突变，所以我们相信这电影的故事可以抓住观众，不会让观众觉得沉闷。有这样一个基础之后，在方法上就可以稍微大胆一些。故事内容很重要，如果故事情节比较慢，又没有太大的情节性和戏剧性，观众就会把注意力放到方法的处理上，很可能就把方法上的缺陷亮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方法是应该和内容相结合的。从我们这电影看来，这种方法有使用得当的地方，也有过的地方。但总体来说，用这种方法还是合适的，它传达了现代



人那种躁动不安的情绪和感觉。

张会军 美国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拍过一个片子《天生杀人狂》，也采用了运动镜头，你怎么看？

张艺谋 这片子我们仔细看过，就我个人来看，这片子跟它的内容以及美国本身的现状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不了解美国社会的暴力情况，就这影片来看，是集现代电影手法之大成的一部典型作品。我看很多有关资料，说他拍一个镜头，把所有的可能调动的现代媒体的影像设备全部用上，前后左右，比如 35 毫米黑白彩色，16 毫米，超 8，录像带……然后剪接时才可能在一秒钟之内切换几个不同画面。我觉得这部电影对于技巧的运用以及对现代媒体手段的发挥到了极致。我们这部影片和斯通那部影片大体上可以算作一类，也就可以用这一类的方法，但是我们更倾向于比较原始一点比较拙一点的手法。其实我们原来打算做大量的技巧，包括王家卫的抽格等，后来全放弃了，觉得还是保持一定的原始性。

张会军 作为一个导演，面对市场，你认为你的片子会成功吗？

张艺谋 一个片子成功不成功，首先得看我们的观众喜欢不喜欢。在座的都是咱们电影学院的同学，咱们都是专业的，就这片子可能要做学术研究或是技巧切磋。但做片子不是为了束之高阁，还得看观众的反应。这个电影现在还没上映，所以它将在观众中产生怎样的影响，究竟卖不卖座，观众喜不喜欢，现在我没法说。一部影片成不成功，还是要交由观众去判断。从电影的风格到包装到感觉，我们自己目前也还没有什么需要反省的，重要和首要的是让观众去看。从目前放过 的几场小型的来看，观众的反应都是很高兴，觉得很热闹，爱看，节奏快，差不多都断言这部片子可能卖钱，至少不会没人看。下半年就会上市，上市之后反应就会有了。

张会军 片子拍完了，你作为导演，现在冷静下来很客观地看这个片子，觉得有什么遗憾或是什么不足的地方吗？

张艺谋 这个很多，数也数不过来的。一个创作组时间通常有一两年，会留下无数的大大小小的遗憾。我自己打分，像电影里姜文打分一样，基本上给这个片子打 60 分。我自己有很多遗憾，比如说剧本可以弄得再有意思一点儿。在风格的把握上，在分寸的注意上等等，各方面吧，都有很多遗憾。

张会军 有人说你的影片在国外获奖，有“后殖民主义”倾向，并把你列为代表人物之一，你怎么看这事？

张艺谋 我是看了很多对我的批评文章才知道这词的，至今我也没弄清楚“后殖民主义”的定义是什么，到底谁说了算，到底谁是权威能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我也不清楚自己是不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但老被这么说。我自己觉得我对西方的了解是非常少的，我至今外语也不好，我认识一些外国人，与之交谈大部分都是用中文的，大部分都是热衷于中国电影的，严格来说他们也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观众。而且我们用中文交谈，能谈的深度非常有限，包括出去参加电影节面对观众提问题，受时间所限，谈得也非常肤浅。至于西方观众如何看待中国电影，如何看待“第五代”，如何看待后来的年轻导演，乃至如何看待东方艺术，我觉得仍是众说纷纭，至今理不出什么头绪来，所以也无法总结出什么东西来。甚至说谁是迎合什么，谁是不迎合什么，他们为什么现在喜欢这个，他们为什么要给那个评奖，根本就说不清楚。有时候这种“主义”的问题，我从创作上觉得没有太大的意思。可能作为研究会有意思，但从拍电影来说，我们一般不愿意多想，只希望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办。这个电影我在 1996 年是这个拍法，也许到了 1998 年就觉得没意思了，创作中差不多常常是这样比较随意的。另外还必须保证审查通过，能与观众见面，所以我们所能做的电影方法非常有限。其实现在就我能看到的世界电影，我觉得根本没有主流次流之分的。舆论是这样，比如今年奥斯卡得奖的全都是些小制作电影，全都是些独立制片人电影，全都是写这样题材的电影，外国人也跟着说。其实大伙儿都是起哄，好像这些东西就是潮流了，我觉得不是。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反正我觉得如今拍电影应该是“车走车路，马走马路”，各自去拍。你被大家接受了，被观众喜欢了，被